

亭 新

陳大慈著



新

亭

目 次

新亭	一
玉門關	一七
令尹子文	六三
卜式	七九
新野	九一
犧牲	一一五

新亭

乘着晉室內部諸藩王互相猜忌互相殘殺的大混亂，匈奴，鮮卑，氐，羌，羯，這些已經深入中原腹地的異族，紛紛地，不約而同地，各據一方，成立了僞國，進行侵略晉室，侵略我們的中華。

除了長江以東一帶，大好中華簡直沒有一片乾淨土。

坐鎮江東的瑯琊王司馬睿，他接受了晉懷帝的詔諭，把守建業，統治揚州的軍事。他任用王導爲安東司馬，推心置腹地委以處理軍事和政事的全權；另外張榜求賢，藉以延攬四海之內的英雄豪傑，籌商安內攘外的大計。

表示國難方殷，政府求賢若渴的榜已經貼出來了，東一張，西一張，引得萬頭爭仰。可是，也許因為榜裏的話不夠懇切，不能夠感動觀眾的心；也許因為司馬睿的資望素輕，號召力不夠；江東一帶的有志之士始終存着觀望的態度。

求賢榜的效用等於零。

一心一意想延攬英才共赴國難的瑯琊王司馬睿，費了幾個月的徵求，却沒有一個慨然應徵的人，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乏助，前途是一片灰色，不容許他有片刻的樂觀。

一天，恰值上巳辰的前一天，王導入見瑯琊王。

『殿下，明天是三月三日，民間舉行祓禊的盛典。百姓都到河邊

洗濯，藉以除去宿垢，禳解不祥。士大夫也及時行樂，舉行曲水流觴的盛集。殿下可有意到外面看看本地的風光嗎？』

『卿沒有知道寡人的憂愁吧！現在國家多難，寡人視聽不娛，那裏還有閒情逸致到外面看看民間的娛樂呢！』

『殿下所朝夕顧慮的，不就是因為幾個月前張榜求賢而至今一無所得的這件事情嗎？』

『是的，是的！卿可想有什麼更進一步的有效計策沒有？』

『我最近才想出了一條計策，就是利用明天出遊的機會，物色我們所需要的人才！』

『怎麼！你以為我們明天到外面看看曲水流觴這一類的事情，就

可以物色我們所需要的人才，而且把那些人才都吸引回來了嗎？』

『是啊，明天殿上乘着馬車，不妨多備些威儀部隊，和我並駕而行，這決不是我個人貪圖虛榮，目的全在於給殿下造成一個鐵一般的「愛士」的證據，給觀眾一個很好的印象，他們都說殿下真能愛士，這麼一來，江東一帶的懷才未遇的英雄豪傑，沒有一個不樂於投奔到這裏來了。』

『妙計，妙計！』鄒琊王這才領悟，臉上頓時泛起了笑容。

第二天。

人山人海的是大家出來湊湊熱鬧地參加祓禊的大典。

比祓禊的儀式更能夠引起觀眾的注意的是鄒琊王司馬睿的出遊。

在前呼後擁的聲中，不分階級地，瑯琊王與安東司馬王導慢慢兒的並駕而行。

這場面，這故意鋪張揚厲的場面，具體地給廣大的羣衆以共見的禮賢下士的事實。

對於王導底榮幸的羨慕者有人。

對於瑯琊王底禮賢下士的驚奇者有人。

曾經看了求賢榜但僅以一笑置之的江東高士顧榮和賀循，瞧見這次瑯琊王這般平等，那麼優越的待遇王導，都詫爲奇蹟。這奇蹟，使他們蠲除成見地敬仰瑯琊王，使他們由衷地說瑯琊王可以共大事。當瑯琊王乘着馬車行近他的身邊時，他們不惜折腰向他作揖。他也還以

謙恭的一拜。和他們有點認識的王導，更連忙下馬，誠懇地和他們握手，應酬了幾句，然後從容上馬，和瑤琊王並駕齊驅。他低聲地告訴瑤琊王，說剛才所看見的顧榮和賀循兩位先生，在江東是數一數二的名士，他們以前曾經在京都任職，隨後因為世亂纔歸隱。現在國家急於需用人才，應該聘用他們，以取得這地方的民心。倘使他們肯來，江東的豪傑都不難在短期間內招致。

瑤琊王欣然接受他的話，回府之後就特派他帶著隆重的禮物前往邀請顧榮和賀循。他們都應命而來。

拜顧榮為軍司散騎常侍。拜賀循為吳國內史。一切關於政治或軍事的要務，瑤琊王都虛心的和他們商量。

不久，紀瞻與卞壘相繼而來。瑯琊王都授以相當的職位。

又不久，刁協，庾亮，周訪，陳頫，甘卓，陶侃等，陸續的聞風而至，貢獻他們的意見。

無形地，極其有效地，王導幫助瑯琊王收買了江東一帶的民心。中原的民衆，不甘受胡人底蹂躪的，爭先恐後地渡過長江，依附他們所認爲可以信任的政府。

○ ○ ○

驀然來了一個駭人的消息。

匈奴陷洛陽，晉懷帝被擄。

這消息震動了江東的半壁江山。

瑯琊王司馬睿連日召集王導等文武官員，討論共赴國難，中興晉室的大計。忽然門吏報稱周顥來投。瑯琊王即下令延他進見。

周顥入。

報告。

首先慷慨激昂地詳述京都失陷，主上被擄，百姓慘遭屠殺的經過情形；接着說，久聞瑯琊王好士，特地投來效勞，以期恢復失地，挽救垂危的局勢。這是周顥底演說詞的大意。

周顥是山東人，神采秀徹，曾在朝廷任秘書郎及吏部尚書郎，名滿華北。得他前來輔佐，瑯琊王深慶得人，馬上授以前車騎都尉的要職。

繼續討論應付國難的大事。

一會兒，門吏又報桓彝來投。瑋琊王也即時下令延他進來，參加國難會議。

桓彝性通朗，有真知灼見，善於辨別人才，從少負有盛名，素與周顥相識，這回也避亂投奔江東，看見瑋琊王體質孱弱，不免感到失望。退了席，他低聲地向周顥說：

『伯仁，你知道，我們都因為中原混亂，所以不遠千里的跑到這裏來，打算盡我們應盡的責任，恢復我們已失的河山。可是，我們所遇的是這麼一個「望之不似人君」的對象，能夠造成一個偏安的局面恐怕不容易！怎能夠如我們所願的完成偉大的中興的事業！』

『我也會作這樣想，但是我還不至於十分失望。等待着吧，觀察一個人，不能徒看他的外貌而忽略他的抱負，以及他的內在的熱忱和勇氣。我以為，雖然鄒王缺乏的是剛健的體格，但只要他能夠廣招才智之士，而且真能夠任賢不貳，用人不疑，天下事正大有可為！』

正議論間，驟然聽見王導勸鄒王道：

『殿下處心積慮，圖復晉室，最先決的條件是要引用賢人君子，共商大計。周公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的故事，這是殿下所熟聞的。想想看，自魏氏以來，至於太康之際，公卿世族，豪侈相尚，政教凌遲，世風日下，公卿貴族大都耽於逸樂，對於國事漠不關心，所以弄成現在的殘局。然而江東戶口殷實，物阜民豐，發展是並不很難。

爲政務在克己勵節，使朝野的人士個個傾心。能夠這樣，必能夠建大功，成大業。』

瑯琊王點點頭說：

『卿說的很有見地，卿真是我的蕭何喲！』

王導又獻上他底立國安邦的策略。

瑯琊王看了之後，傳遞給大家看。

桓彝以王導所言都能切中時弊，喜出望外，笑着對周顥道：

『伯仁，江左有管夷吾，我們可以不必鰥鶩過慮了。』

○ ○ ○

作爲親賢愛士共圖復興的紀念，瑯琊王特地在勞勞山上三國時吳

人臨歧道別的勞勞亭的故址建築一座新亭。

叫做「新亭」的這座新亭的落成之日，鄉鄰王司馬睿大排筵席，會集當朝的官吏，以及邀請在野的名流。

到會的有顧榮，賀循，紀瞻，卞壺，刁協，庾亮，陳頫，甘卓，陶侃——

連向來愛惜一分半分光陰的陶侃也準時出席了，還有誰不來參加這盛大的宴會呢。

一句話，濟濟一堂。

談話聲，歡笑聲，匙聲，筷子聲，酒杯與酒杯的碰撞聲，……

向來酒量很豪但經王導一度的勸諫便決心戒飲的鄉鄰王，這回也

從權的暫時破戒了。一切都不管，一切都忘懷，大家舉起酒杯來，盡情盡量地喝個痛快。

暮色漸漸地捲進來。

瑣瑣王下令燃燈點燭，繼續的暢飲。

飲到半酣，周顥忽而擎起了已乾的酒杯，挺然的站起來，抬着頭，喟然長歎：

『風景不殊，舉目有山河之異！』

好大的感慨啊，眼淚像泉水一般的從他的眼眶裏湧出來。大家的視線都集中這個像醉又不像醉的淚人底身上。坐在他底身邊的桓彝，忙站起來，拍拍他底肩，說：

『伯仁，你說啊，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使你這樣的傷心？』

『我所悲哀的是爲着我們的被侵略的國家，爲着我們的被欺凌的民族！我所痛恨的是近代士大夫崇尚清談，誤國誤民！我們不能移風易俗，我們都不能辭其咎！現在，國事日非，五胡割據我們的國土，屠殺我們的國民，我們的江山是四分五裂，破碎得不成樣子！想起我們的始祖黃帝軒轅氏征服蚩尤，數千年來夷狄爭相入貢。又想起晉先帝降吳滅蜀，奠定天下，不知費了多少的經營！怎料到今日竟然把神州斷送給犬戎賤種的單于手裏！眼見得至尊做胡人的俘虜，而不能報仇！我們想爲國捐軀，與胡人決一死戰，以洗滌我們的奇恥大辱，但只恐怕勢孤力弱，徒然犧牲了性命，對於國家，對於民族，絲毫沒有